

通志彙解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四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郟子來朝

小國之朝大國以其勢力足以庇小也魯方自庇
不暇何暇庇人小邾子及郟子來朝蓋亦無益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百年此其
戎乎其後爲陸渾之戎伊川逼近成周而戎狄居

三百三十一
之中國之衰夷狄亂華之甚也晉荀吳於是滅之肅清中原實有功於周故聖人書名書氏書帥師以別之晉之滅夷者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書師士會滅赤狄甲氏書人而此獨書其氏族蓋異夫林父士會矣雖然滅人之國君子所疾而夷狄雜居中夏非驅而出之無以安中國然彼豈能若放豚之聽驅逐哉返而噬搏則非威無以勦之然夷其巢穴俘其種類投諸四海之外可也滅之俾無遺種亦酷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天之尊星星辰參列不可以無統故曰大辰

者衆星之樞極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示爲大辰星孛大辰下凌上之象也若責其應則吾不知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吳伐楚也吳之受楚兵者屢矣而未有以報楚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兵未及楚也三十年閒吳未嘗一日忘楚特以楚方張吳無以必勝也今王僚爲長岸之戰不書吳楚孰敗蓋示敵耳其後敗六國之師于雞父旣而滅巢滅徐大敗楚師于柏舉楚日削而吳日張矣夷狄交攻中國所不治然吳楚爭鋒遞爲雌雄諸侯安

在哉志吳之彊所以嘆中國之微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大者也吳楚方張而中國又罹天禍豈天不佑中國哉加譴告以警懼之冀其自脩以固其社稷

六月邾人入鄆

春秋小國真蜂蠆也晞太陽之溫則肆其毒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鄆何嫌於邾邾人乘其不虞而徑兵入其郛蓋以前日失鄆失鄆失鄆東田故僥倖於鄆庶或掩其不

備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邾人入鄆書人書入賤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義見九年遷于夷儀白羽楚地在鄧州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鄆故也邾入鄆故宋公伐邾爲鄆報邾也然鄆在沂州越邾而後至鄆固無與於宋宋何怙於鄆而爲鄆伐邾哉是必鄆之媼也左氏以爲鄆子娶於宋向戌之女也理或然歟邾入鄆書人書入而宋伐邾書爵書伐曲直明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春秋書許止弑君而傳以爲非弑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又從而爲之辭吾所不曉若果傳實而經虛也則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君子聽訟辭不實慊然不安於心而況大逆之罪聖人輕以加人乎此固寧言亂經被聖人以誣人之罪其誅重矣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是乃闢楊墨之意也餘義見趙盾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之亂去疾奔齊自齊入莒齊之功也今去疾卒

意恢去疾之子也而莒人殺之去疾不嗣故齊師伐莒責殺意恢與不嗣去疾之故也

冬葬許悼公

卒赴從外葬從內內會則書葬不然則否初不計討賊不討賊及實弑與否也而傳者鑿爲是說蓋欲誠其實非弑之說爾非義例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大夫之奔未有書自者而此書自鄆出奔劉敞以爲待放春秋有書放大夫者未有大夫待放者也放大夫非正也大夫待放正也不志其正無以別

其不正故於此一書之公孫會不允曹伯待放於鄭鄭宋境上邑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曹伯許其行也故出奔宋會子臧之後也則宜其知禮矣左氏最詳於事實於此獨無傳所聞有所闕者則亦不能附會矣身為國史固如是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母兄稱兄衛侯之兄至貴者也微賤書盜衛之盜至賤者也以至賤而殺衛侯之兄衛尚為有人乎為衛侯之累大矣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必名蓋亦微賤之名不登於冊爾左氏以為求名而亡未聞殺人犯上而求名者此固鑿而無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若不君臣不臣欲國之無亂得乎宋三大夫一日而奔非君不能正其臣則臣不能事其君也君臣之義廢宜宋有亂焉宋元公為人可知矣彼三大夫在所不誅而自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於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蓋霸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

德齊睢盱相忌何暇外交諸侯脩霸業哉嗚呼文之業衰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初背君結黨而奔今脇勢乘隙而入叛亂自恣弄兵據邑可勝誅乎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不係之國而此南里繫之宋蓋蕭其所食邑也而南里在宋之都自外入而直抵宋都則其叛不止於竊邑也期於得宋也嗚呼害哉宋元庸不能制王霸兩微叛臣橫行於天下不有春秋此曹何懼哉於此見春秋不可不作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輒弓之子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曰朱曰東國蔡侯之二子今書朱出奔楚而後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二子必爭國朱不勝而奔楚爾其間不書蔡二君之歸入後世不可詳然東國亦卒於楚則必朱訴於楚楚拘東國矣不然安得卒于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頃公即位於今五年公未嘗朝今侯其來聘而後朝之故晉侯怒而卻公公以其見拒也遂不朝後

二年始有叔孫婼之聘故婼見執責其怠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明年而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三叛臣據南里者踰年內不能討之外無以治之復挈黨奔楚知宋所畏者在楚奔楚謀復入爾傳載晉齊曹衛圍南里之事此則與圍彭城之事同固諸侯之善舉不宜不書今直書三叛臣奔楚學者信經文矣傳無足取也

大蒐于昌閒

春蒐宜得時而議不在時吾於十一年比蒲之蒐既言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爲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愈乎不會之甚矣叔鞅弓之子輒之弟

王室亂

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定天下者莫大乎正家家不正而

天下無亂者吾未之聞也故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言明其內以燭外爾景王之所以得亂者內不自明也初有母弟不能相容逆天倫而殺之王子瑕不能和協俾餬口於晉及其末年太子壽早夭壽母弟曰猛次嬀也宜嗣大統乃寵子朝而立之朝王之庶長也朝雖長庶安得加嬀卒之嬀庶不分儲貳不定一身暝目二子角立劉單挾猛尹召立朝參商交抗既而居皇奔楚不勝其紛然迄五年而後定實景王爲之故春秋書曰王室亂內不正家實自取亂爾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脇正以今天下者勢雖弱而義有餘脇寵以今天下者威雖勝而義不足劉單以王猛居于皇是脅正尹立王子朝是脅寵也劉單之言曰猛嬀子也朝孽也庶雖長不可以加嬀吾之奉猛天下之正也尹之言曰立朝王之寵也立猛意之私也私不可以逼王吾奉子朝先王之命也兩立而不屈各有所脅焉然脅正者義雖有餘而勢卒弱以無王命也脅寵者義雖不足而威有餘以奉王命也故勢弱者先傾而威勝者後敗用是知春秋之世義不立而勢爲重也今王猛居于皇而不得入成周以子朝之黨擅成周也言王言居志其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言以者挈於劉單也天子而挈于劉單可乎雖多難之世不暇責人以正然聖人作春秋以垂世法亦不可不責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曰從順也劉子單子以王猛逼也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能左右也地而曰以能取予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也猛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也斯言當矣雖猛之幼弱非劉單以之無以立然臣而以君不可以訓故聖人書以示所以絕外姦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今天下者微春秋其可乎入于王城近成周爾未得成周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稱子未踰年之君也天子諸侯同之不書王則嫌於魯之子不書子則嫌於未君不書猛則嫌於羣王子故書王子猛然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苟前無王猛之文則有疑既承王猛之文則非子虎之比無足疑矣文同而義異者春秋固多有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叔孫婼之見執傳者及諸儒皆以為魯取邾師獲三帥邾人訴於晉晉人用是執婼吾考於經而無

之且外事則容有赴告不至內事則安得不書於策者邾自十一年與仲孫矰爲侵祥之盟其後疆場輯睦者十有三年無寸兵尺鏃相加而傳者徒見晉有執婁之事而無其故妄生邾人訴于晉之說諸儒誤從之爾求之於經自晉昭之葬季孫意如如晉其後七年魯之君臣未嘗如晉三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迄是又三年而始報之魯之慢於晉甚矣在平公昭公之世魯無歲不如晉君不朝則臣聘之至頃公而魯實怠七年始一聘焉且拜士鞅之先而又負三年之遲此疑其得罪于晉也且朝也聘也則貢入以之不朝不聘則貢有所

不供矣晉於此能無責乎此婁所以見執辱也然魯既有罪執之宜書爵而書晉人且曰執我行人何也蓋行人奉命而聘無失節辱命之罪晉以他故而執之則非婁之罪也罪在魯而執行人行人何辜哉此所以書人而執歟

晉人圍郊

惠王寵叔帶而欲易世子齊威爲之合諸侯會于世子于首止而世子位以定及世子立威公又爲之合諸侯以會冢宰于葵丘而周室以寧王室賴無危者威公之功也今王室亂天下無定王室者晉以霸主之後坐視而無能爲王猛旣卒乃區區

以偏師圍郊郊天子之邑也晉蓋以子朝在是而圍之而聖人不書圍子朝而直書圍天子之邑圖勤王之績而得犯京師之誅聖人所以責晉者深矣以爲無益於王而求名故因其求名而反以逆名加之也書人書圍其貶重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子之復蔡蓋不情爾旣復則不可復滅故驅而役之去就惟其所欲而蔡侯子孫不令不能輯睦以保其社稷自參商以投虎口而悼侯拘係之久卒死楚地雖楚之暴凌虐小國而蔡之微弱抑亦自取耳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莒子不事齊而齊伐之莒人以莒之被兵庚與之過也而庚與且非去疾子蓋篡爾莒人逼之於是來奔莒人復立去疾之子郊公以順齊意二十六年同鄆陵之盟者郊公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楚次于雞父雞父楚地也楚以六國之師禦之未陣吳出其不虞以譖敗之楚不書不與吳接也頓胡沈夷也蔡陳許中國也叛中華而附夷狄故聖人一書以狄之而又擠於頓胡沈之下焉凡

諸侯之師衆敗必累數之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而此不復數一之於狄爾胡沈二君死於外國安得滅以地考之雞父隸壽州胡沈隸潁州壽潁接壤殺其君即滅其國也然春秋不書滅胡滅沈而曰胡子髡沈子逞滅名之而且以自滅爲文如梁亡郭亡之類自取滅爾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死生皆獲春秋之常

天王居于狄泉

猛立而不書天王未踰年也勾猛之母弟少嫡也立而遂書天王既踰年也不書出即位于狄泉非自內而出也說者見恭王不書出而襄王書出因

鑿生天子無出之論吾於僖二十四年既言之恭王不得居于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于狄泉也無他義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脅子朝以據成周久矣王猛之立不得入居于皇入于王城而已前年子猛卒尹氏蓋以爲大寶在朝天下無與抗者而不知猛之母弟曰勾亦嫡子也勾既弑于狄泉則周復有二王天下何所適從哉故奉王子朝即位之禮而聳動天下之觀聽也不知嫡庶之分萬世之定法勾雖幼而實嫡子朝雖長而實庶也區區即位之禮其能干不易

之分乎故聖人於句直書天王且書居而不書立
於子朝書名而且書立焉立者不宜立也若其分
之所當然則何用立而後爲君凡書立者違公而
彊立之也與衛人立晉者同晉之立制於國人子
朝立制於尹氏皆違公也然朝之立于是再歲矣
尹氏斗筭之計欲假一即位之禮以罔天下故於
此復立之作僞心勞日拙不若安分之爲得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之如晉請叔孫婼也至河有疾而復非晉卻之
也今書有疾而復則前之書復乃晉拒之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矝卒

婼至自晉

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爲服辜也故歸叔孫
婼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爾
然晉之執婼實爲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
公羊不去氏者爲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將謀楚故先剪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
滅頓皆楚之與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

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爲國有人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不勉而彊者其志銳畏義而脩者其情乖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太叔一言而晉赧然內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爲己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

天下之清議爲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定之則繼爲踐土于溫之盟再合諸侯而朝之然後王室安今諸大夫黽勉爲黃父之會姑息人言爾子朝固位於內而不敢問天王蒙塵於外而不能納區區會九國之卿何爲哉其後幾二年而天王始入于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諸侯之大夫實無與焉考之於前則四載之亂而晉如不聞稽之於後則甫及二期而王始入前不及知而後不及事吾不知趙鞅於此而爲是會其志安在也無乃以是而博定王之名乎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

之入亦足以觀其無益於天王也

有鸛鵒來巢

鸛鵒穴而不巢來巢異也周官鸛鵒不踰濟魯未嘗有也嘗有而多曰多多麋之類是也未嘗有而有曰有有鸛鵒來巢之類是也異雖小必有以感之者故雖小而必書所以警戒人君無妄舉也若問其應則吾不知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之大雩僭也吾固嘗論之而於此上辛季辛其僭益顯蓋郊之日以辛魯之制也今雩月與於郊而亦用辛魯之意蓋以為郊而用辛雩所以薦上

帝故亦用辛焉以私意而妄更典禮此固周公之罪人也且一月而再雩瀆上帝亦甚矣一為是舉上獲罪于天下獲罪于祖聖人書之所以為周公正不令之子孫紊周公之典者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意如之橫逆久矣履霜堅冰其至有漸季孫宿作三軍始征其一舍三軍獨取其二四分公室有其二意如姦邪之雄其能服事魯乎此昭公所以有今日之偏也內諱奔書孫公奔于齊也意如逐公公奔齊求援于齊焉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名若勞公而實拒之昭公蓋失所依矣

景公方有高崔田氏之患權不出己其不爲昭公者僅毫髮閒爾莊己不暇何暇治魯而莊公哉說者責齊不能納公亦迂矣然公不之晉而之齊者蓋晉嘗厚季氏而薄公以爲魯政不出于公不若厚季氏之爲利也而公前年又得罪于晉叔孫婼執辱而歸勢不可以如晉矣嗚呼內不能自安而外不見容于乘之君一至是哉原其失政之漸蓋非一日或者尤其不用子家子之謀蓋亦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晉人圍郊而齊侯取鄆其爲謀一也圍郊而謀納王取鄆以謀居公聖人以其無益而求名焉故書圍郊而加以悖逆之名書取鄆而加以攘奪之罪欲要名而反得罪則後世之作僞息矣此春秋之教也鄆魯之西鄙鄆固魯邑而取之以居公齊何罪哉蓋不能納公于魯而徒取鄆以居之亦已僞矣而昭公之決于乾侯鄆遂入齊而不反迄定十年夾谷之會而後來歸書曰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是也其始取以居昭公其終卒以爲已有則聖人書取豈誣人哉初旣要名而卒以得利則齊之取鄆蓋亦妄舉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晉次于乾侯書至自乾侯今公如齊次于陽州而書至自齊蓋晉侯不見公而齊侯見公也齊侯內無以措公故取鄆以居之不書入而書居鄆鄆魯邑公之固有也天王居于鄭天王居于狄泉王之固有也以鄆爲公之固有所以誅季氏以鄭及狄泉爲天王之固有所以誅叔帶子朝也天下與一國大小固殊其所以爲固有則一也天子固有天下而無出入諸侯固有一國而無奔孫則天下定矣是聖人之意也

夏公圍成

鄆成皆魯邑公所固有也公一出奔鄆必取而後得居成雖圍而卒不服則公雖在魯直土偶耳一民不已歸寸地非公有也魯國之民蓋比屋可誅矣黨于季氏以私叛其君三家各噓其民而結其心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君以爲黨三家則然耳以爲愛其主則非也成圍而不服人知罪孟氏而已豈責大義于其民哉然昭公爲國而使民歸季氏而不歸已則其政蓋可知矣于時公潔已而逃安得師而圍成則圍成之師齊師也齊出師而俾公圍之蓋知成必固守不可猝得俾公自圍之服

則齊之功而不服則公之恥也圍一邑而不可得況欲得魯乎此公所以卒死于乾侯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之會爲魯謀也圍成之役齊不敢親之懼不克而爲齊辱也今謀納公齊其敢輕動哉魯于春秋固非彊國然亦非大弱於齊也季氏及二家專魯之久而得其民藁爾之成公親圍之而不屈舉成以問魯可知矣則齊固不可輕犯魯于是會邾莒杞以謀之以齊之大猶曰畏魯莒邾杞小國其敢議哉宜其徒會而不能納公也說者皆曰附順以攻逆脅君而伐臣勢無不克吾獨以爲昭之失

民久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以齊之衆圍成而成不下況攻魯乎攻而克之則爲公之利攻而不克爲齊之損大矣此齊所以難于納公也不論勢之彊弱而以虛義責齊此書生之論非春秋之意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王猛之居于皇入于王城劉單之力也恭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亦劉單之力也然王猛書以而恭王不書以恭王王猛之弟計必幼於猛也幼固不

能自立必有以之者而春秋不書不與劉單得以天王也猛之立於多難之時劉單不立猛則子朝遂主器矣故聖人與其權然昔未踰年曰以王猛猶可言也今既踰年曰以天王不可訓也尊不以乎卑天王統天下之尊稱也而劉單以之其何以示後世故以天王自居天王自入爲文也聖人智照百世之下所以杜亂臣賊子之釁雖微而必謹故夫有天下者不可以不明春秋而達是訓于天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胡能爲哉成敗自尹氏而已則致子朝之亂

者尹氏而致尹氏之亂者景王也景王不明嫡庶之分而將立朝儲位未定而景王崩尹氏周之世卿逢王之邪心而立之怙孽偏正王室之亂者六年於茲矣卒之邪不足以勝義且不自屈行行然脅朝廷以奔楚楚彊暴之國也蓋將脅楚以抗周焉其爲悖亦甚矣聖人責朝爲輕而誅尹氏爲重者也立也以尹氏主之奔也亦以尹氏冠之且氏而不名見其世秉周政脅權以制周之命也奔不書出天王旣入子朝出而自外奔爾與晉之先蔑同若曰自周無出吾旣辯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之亂諸樊爲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兄弟授受以及于札及夷末卒國將及札而札逃夷末授其子僚僚之立非國人之欲也故雖公子光弑之而以國弑爲文國人皆欲其弑也嗚呼授受之際聖人不貴乎遜以遜者亂之基也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爲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

于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不私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夫札之所以不受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予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使吾爲季札則亦不免于逃矣故曰非賢也勢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傳者以爲卻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爲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

之辭書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晉至頃公六卿彊大頃公尸位而已齊之權雖在
高氏田氏而景公猶能出會諸侯會盟征伐皆親
之晉頃在位十三年未嘗一出與諸侯之列政無
小大皆出六卿爾今士鞅以魯君暴露於外合諸
侯而謀之彼豈能伐季氏而納公耶姑以感季氏
而結死黨也彼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何以
責季氏之出君哉然季氏方負惡名于天下鞅一
出則季氏必有求于鞅鞅舍而比之可以結其

而得其死力此鞅之謀也彼區區五國之大夫蓋
亦不察其謀而從之爾左氏以爲宋衛皆利納公
而士鞅取貨于季氏而辭二子此則真實事也聖
人惡其然列書其會而不志其故彼豈無故而徵
是會哉後世必有以識之者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大夫來奔者有矣而邾獨爲多聖人亦不以微而
略之者蓋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
蓋憾之虐于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于晉魯
蓋畏晉而不欲顯疾于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

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堂堂大國爲
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爲惡著矣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爲公謀也故明年
公如晉求于晉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朝于齊求于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今朝于晉求
于臣也臣其能爲已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
也前日扈之盟旣取貨于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
類哉故徒次于乾侯不得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朝于晉而不得入留于乾侯者期歲而反則求
于晉猶不若求于齊也吾固知六卿不忍傷其類
而求之爲無益矣嗚呼晉盟主也齊大國也兩求
之而無一見憐者則小于晉齊者可知矣一失足
於外無所容其身若昭公者固君子所宜動心也
噫明王不作私黨勝而公議亡嗚呼奈何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前年冬公如齊公至自齊而春遂如晉齊蓋辭公

教公如晉以求納也公如晉留乾侯者踰年而反齊又以高張唁公者審晉之謀也公蓋以未見晉侯爲辭焉故高張未反而公復如晉齊欲公必見晉侯也齊固不能勇于義而移之晉非愛公也幸公之去而齊取鄆故冬公在乾侯而鄆潰齊因得之而不歸至定十年而後反則高張之唁公非仁也諼也則齊侯移公取鄆尤甚于晉之不見公矣謂唁公爲禮吾不信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作三軍舍中軍三家已分公室皆自征之以賦于公而已今公之居鄆三家不復賦于公公之所征者鄆也而公今年如齊明年如晉貢賦獨出于鄆鄆何以堪之宜其乘公之不在釋然而潰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居于鄆書曰居鄆內邑固公之有也與天王居于狄泉同公在乾侯書曰在乾侯晉地非公所有也與公在楚同然公居鄆惟至齊至晉言之以鄆係乎魯猶若魯有也公在乾侯每于歲首必舉之以公在外不復有國也不復有國而必書公之在季氏蓋以爲無君聖人獨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

乾侯其誅季氏重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爲先服而後奔其或然歟旣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旣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頃公之世公嘗再如晉而晉不荅定公即位之初以公在乾侯不可不念也於是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而繼命躒言公于乾侯示觀晉之意非欲伐魯以納公蓋將和魯之君臣也故先會意如以測其意意如屈矣復言公以致其歸噫晉之舉於是謬矣世固有母子如初兄弟如初者安有君臣如初者哉母子兄弟生乎情歡然相愛者母子兄弟之真情也情暫離而終必合則如初君臣主乎義尊君抑臣者天下之義義旣乖其可復合乎彊而合之則必生變此理之必至者也季氏弱公室以攘其權君臣相猜矣猜嫌旣生勢不相容公不

殺季氏則季氏逐公各觀其釁而動也公之見逐於外迄是七年季氏專魯無復有君矣臣民皆季氏之孚雖使季氏悔而復見容公其敢復蹈虎口哉此公與季氏勢不俱生也晉將有意於魯必合諸侯而伐之誅季氏之黨而復定位然後公入而無虞今乃內不忍忘公外不忍逆季氏命一介之使緩頰於冰炭之間而彊合之非義也直婦人之仁矣春秋先書會而後書唁晉意自白說者不探其義而鑿生異論非晉意也亦非春秋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與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者同不書邾闕文也而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爲通濫於天下以賢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歟地固有通於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濫何繫於天下哉春秋固有子賢者季子叔貜是也而黑肱實書名何以知其賢此固無足據者而穀梁之說尤爲踈淡曰不言邾黑肱何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且別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邾邾之別封也蕭叔宋之別封也邾

犁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既爲別封則固已有國世安有挈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且此與庶其無異但不書國耳非不書國也闕文也學者無疑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取闕

此公取闕也不書公公不親之也闕魯羣公墓隧

之所在公在乾侯不得祭於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焉說者以爲季氏取之且內書取有二取外邑必繫之國且加伐焉伐齊取穀是也不繫之國不加伐則滅小國耳取郛取鄆是也今闕非外邑又非小國以爲取內邑又無失之之故季氏於何而取之故知取闕公在乾侯取之也與圍成同不書公公不躬行爾左氏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闕將溝焉然昭公亦葬於闕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闕爲死所乎嗚呼悲矣

真吳伐越

闔閭於是勇而無謀矣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吳

必連越以奪楚援越之彊未必爲吳用姑結其心以離楚黨則吳從事於楚無虞也今未伐楚而先伐越是又生一楚矣使楚越合以抗拒吳未必勝若越離而議其後吳其殆哉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於此也故伐越之舉愚以吳爲無謀無謀勇於勝而不慮後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尊王室者尚義不尚惠臨天下者在德不在固周自子朝之亂恭王僅得成周固天下諸侯所宜憂

也憂宗周之微則率諸侯而朝之歸貢京師以增重王室則天王以尊周室以固矣今乃以區區小惠撓諸大夫而城成周是何待京師以不廣而重王之不德邪故夫臨天下者在德而已修德以來諸侯雖都於四通八達之地無高城深池之固天下孰敢睥睨之恭王庸弱固無以責其德然諸侯安可以不德待天王哉故夫區區之城名曰獎王室其實卑王室名曰尊天王其實爲天王之辱大矣故春秋言天子之居皆曰京師而於此獨曰成周成周在京師之西直彈丸土爾王畿千里初不如是之蹙也初子朝子猛嫡庶角立王室之危僅

容一髮恭王蒙塵於狄泉者凡六年諸侯莫肯念亂晉不於是時仗大義以納王合諸侯而盟之方岳之下以同尊王室今天王既入成周乃欲以數雉之城而干尊周之名其爲惠何隘哉故聖人歷序十一國之大夫而城蕞爾之地亦足以見其小矣而說者責之則責其大夫之專予之則予其尊王之義大夫之專久矣何獨於此而後責之況尊王之義又豈在城築板榦之間邪是皆不識尊周之大義而屑屑然憐其小惠責其專城非春秋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人君所以立於民上者以民爲本臣輔之而已用

舍黜陟惟君之欲而民之心則不可一日而離無臣不害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故君人者必有結於民心以爲邦本也昭公失國而不復非失臣也失民也魯之失民固非自昭公而昭公不能復收之政令皆出於季氏昭公主祭而已故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君雖在外魯民不知其無君也皆君季氏爾邦本旣屬於他人宜昭公之不能復國也一身見逐栖栖於齊晉之境得蕞爾之鄆而居之而鄆從而潰用是知昭公之失民也卒之在外者八年魯人無一人議復其君客死於乾侯嗚呼悲夫觀乎此爲君者其可失民哉

右昭公盡三十有二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五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定公

元年春王

羣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
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行
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王室既微正朔之頒
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春
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于元年必書王
正月焉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歟然十二公之
中惟定元年不書正月蓋昭公死于乾侯定公未

立政在季氏魯實無君何以成正朔哉故不書正者聖人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公羊以爲正即任穀梁以爲無正始是皆以正爲邪正之正吾于隱元旣辯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前書成周而此書京師見其城之隘也仲幾不受功豈以數雉之城不足以用大衆乎韓不信心其挾己之功也故執之然京師生殺之所自仲幾有罪司寇存焉不信在天子之側不能一請于王而擅執之其橫甚矣抑亦脅王事爲重幸一日之權在己而肆其威歟聖人惡其無王且無君也書人

書于京師誅之重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死于乾侯凡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日而後定公立存沒之命皆制于季氏也定公襄之子昭之弟意如廢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宜其久而不決也爲國之本在儲貳儲貳之本在得人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等逆子釗而立之黼宸不動而天下安今昭公不幸而死于外世子制于意如而不得立雖魯之變故不可以責其正而聖人詳而書之非苟以誅意如亦所以著儲貳之重不可不豫定以爲國本而姦臣乘機竊弄大寶不可不

三百七十
察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九月大雩立煬宮

小人爲惡内有所不安則誚事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于煬公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凡二十有二世矣神靈何在季氏立宮而祀之何爲者哉彼中有所不足疑得罪于周公伯禽故爲之祀其子所謂媚竈者是也定公即位未三月固未暇議此是必出于季氏審矣宗廟有常制蓋不可紊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

周仲

制今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無乃季氏將僭君故先致其君僭而后得行其志也不然安得八佾舞于庭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之時而隕霜殺菽常寒之証也僖三十三年十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焉天變不妄發必有其應噫安得皇極之主敘九疇則常寒之証不作矣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災而書以志其僭也允宮僖宮災不書及災俱發也雉門兩觀書及災自雉門延及兩觀也志事之序然耳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而召柏舉之敗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御廩災大室屋壞未有不新之者而春秋不書以所當新也雉門兩觀僭天子之制而天遺以災今復新之是不畏天譴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

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倣天子之五門也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以爲天子之制非也文王爲諸侯之時文王安肯僭天子哉則臯門應門諸侯之禮也魯用王禮故有雉門庫門焉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庫雉旣僭互更其名以少異于周制亦猶郊不用至之日而卜用三正也其實則僭矣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雉門兩觀皆僭也故聖人書新書作不宜新不宜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五晉蓋重季氏而不重公也何則春秋諸侯之朝聘非爲禮也爲利也凡朝聘則貢幣從之魯自舍中軍之後三家分公室皆盡征之以賦于公而已貢賦皆歸于季氏則大國之奉亦季氏供之公之朝晉特虛禮耳而晉不免有餽勞之勤故晉以爲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寧卻公而延其大夫也定公即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而姑如之晉果卻公至河而反公蓋憤然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是之辱也則夫定公之爲人蓋知恥于昭公遠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襄公之世魯之所以虐于邾者極矣昭公之于邾雖未嘗交兵而陰受其叛人爲邾之患實大定公即位修好于邾首會葬之又以仲孫何忌盟其嗣君蓋亦勤矣故比蒲之蒐邾子來會公十五年來朝公之終也且來奔喪定之撫邾實勤而邾之事定亦至矣及哀公元年則何忌帥師伐邾矣用是知是盟也實出于公非仲孫之意也哀公之世所

以虐邾者益甚則拔之盟獨定公欲之而何忌黽勉而盟之矣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威文以還諸侯會盟侵伐未有如是之衆且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讒倖交進四鄰不親諸侯叛之于內吳議之于外故晉定攘臂一麾而諸侯雲合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勢應時來

可以一舉而清南服奏凱而獻捷于王誠反掌矣然是時晉政已移于六卿定公真一偶人也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天王勞之諸侯歸之則權豈復及已哉不惟權去而已六卿無遺種矣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其實隳其君之功以固其私也故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之君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之師戰楚而楚大敗今十八國之衆三倍于威而五倍于文何懼不克纔一侵而還哉用是知定公蓋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于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相雄長

者其機會實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晉定公者誠中國之罪人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雞父之敗沈子逞滅今復見者楚封之也蔡帥師而滅楚所封憾楚深矣前日求于晉以報楚而不能伐纔侵其鄙休兵而退蔡怪晉不能撼楚也故躬命大夫以滅楚之封然蔡憾楚則然爾沈何辜哉是遷怒之師也滅沈無損于楚而蔡蒙滅國之惡況執其君而殺之爲虐甚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爾前目後凡未有書公

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皆大夫專之矣惟平丘之會公得親之而季孫意如伉公而公不得與盟終昭公之世惟公既逐居于鄆得一與齊侯盟于鄆陵季氏不知也其閒黃父成周之會皆大夫在焉公不得與今定于是立四年季氏固存而臯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而公得與諸侯之盟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也故于此特書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再出公而書及所以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其旨明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昭九年義同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子虎義同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今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于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墮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嗚呼其所以為晉之患者三卿互征之蓋立武功以相勝而已非實為晉除害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大不以乎小吳而以乎蔡辱也然吳特書子何哉蓋不矜其大屈已以救中國其為得豐矣故吳前

後用兵未嘗書爵而此獨爵之亦知聖人之貴吳子也蔡求于晉以伐楚晉定合十八國之君于召陵起趙而退不能犯楚之一毛蔡何賴焉故棄晉而求吳吳之雄視南服其肯屈而為蔡用乎今乃忻然退聽親衽金革以從蔡大敗楚師釋蔡之憾而壯中國之威豈特蔡多之諸侯實受其賜也其可無褒乎不曰吳子蔡侯而書蔡侯以吳子吳子屈身而救蔡也聖人樂與人為善不謂吳實夷狄而不錄也聖人進吳而爵之則晉定之誅其可逃乎囊瓦奔鄭敗而奔耳

庚辰吳入郢

柏舉之戰書子而入郢書吳聖人無私焉不以善掩惡不以惡廢善春秋之法也前日屈己而救中國故爵之今日乘勢而夷人之社稷故狄之觀左國之傳其舉甚穢宜乎聖人不與也郢楚之都也不曰楚承上之文耳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懼吳也蔡求于諸侯以報楚公會十八國諸侯之君于召陵不伐而還蔡改求于吳而吳子為之敗楚入郢蔡憤始釋然中國不能救蔡而功歸于吳諸侯實愧之今蔡圍既解魯懼蔡有言

于吳而吳讎中國則魯其首也何則魯南逼于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唇旣亡矣今吳兵一出則直指魯郊此魯所以不得不賑蔡以悅于吳也救蔡賑乏固仁人之事然怵于勢而不情則亦非君子之所貴或者不稽其故而以爲予之且魯何有于蔡乃越宋踰陳而後至蔡也壤地固不相接踰二國輸粟以饋之蔡固無一日之好于魯魯何爲而憂及蔡乎此所以知其懼吳而賑之也非南迫于吳則亦不饋蔡矣

於越入吳

一吳何足以抗楚越哉楚越相比橫亘南服吳將

伐楚則必連越以爲藩援蓋吳一出則內實虛越之襲其國直如反掌爾而吳不之慮昭三十二年嘗伐越以賈怨于東鄰越未嘗有寸兵之報也彼豈釋然忘情哉伺釁而發矣故吳入郢而越入吳乃越人報怨之秋也曰於越從其國之稱耳如於餘丘之類是也或者以爲驚嘆之辭鑿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魯十二公之中弑君之賊二逐君之賊一翬遂意如是也翬之卒不書于經而其子孫亦不見仕于魯用是知允公眞姦雄也宣公次之而定公無責焉何則翬之卒允之心非不戚之然不書于策者

陰厚之而陽不禮也外以弑加之而內以恩憐之故卒不得書於策不以大夫之禮卒之也仲遂之卒則適當有事于大廟故宣不爲之罷繹以示遂實魯之罪人外以誑國人而中實痛之也至于意如之死則定復卒之蓋以上卿之禮治其喪也定之意蓋曰昭之逐衍之廢實非已志然已得以奉宗祧魯祀不絕者意如之力其義雖非而實無匿姦之心蓋逐昭廢衍定實不與其得位亦非其志也吳公子光弑君而自立季札至而不問屈已而臣之蓋以弑無與于已而光之立吳不絕滅吾何嫌乎哉定之卒意如則札之臣吳光之意也或

者乃責定而不責允宣不原情矣非春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鄭虐於許久矣許倚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爲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爲鄭滅也治內以自彊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爲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

于鄰邦乃倚屢遷以疾仇于鄭楚敗勢隳仇方得志一舉而滅抑自取爾然鄭蕞爾小邦自保未固而利于滅人其爲惡固不誅而暴矣許男書名不死社稷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于三家征伐盡出于三族公未嘗自將而出也惟昭二十六年公圍成則用齊師爾公無一旅之衆也今意如死定公初能有立故復自將而一侵鄭聖人固不予其無故而侵鄭然幸其以漸而得權也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其收兵之原蓋始于此不可不考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晉至是六卿日熾政出多門不復修伯業矣二大夫聘之非畏晉也于時天下之與晉惟魯爾鄭衛皆附于齊公旣侵鄭懼齊鄭合而伐魯故如晉焉使介並書敵也左氏以爲陽虎使何忌報幣且三家均秉魯權而季氏獨爲彊虎季氏之陪臣安能使何忌哉左氏徒見其並車出聘附會爲是說爾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行人非所當執也執行人是絕兩君之好也晉固不能宗諸侯爾今宋以樂祁犁聘之蓋示勤矣晉不能享之以懷諸侯乃執之以拒來者宜其不能

復伯也要之晉政多門爲行人者亦何所適從哉
悅于甲則怒于乙六卿互植其黨以相傾此亦足
見行人之難于晉而無怪夫諸侯之不歸晉也
冬城中城

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景懼有齊故城中城
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也穀梁以爲三家
張蓋以中城爲城之中踈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卒之鄆潰遂貳于齊齊不我
歸也今圍鄆貳于齊矣不書伐齊鄆本內邑故也
以圍叛邑爲文然卒不能得鄆迄十年夾谷之會

然後與謹及龜陰來歸焉仲孫何忌曰仲孫忌關

文公羊以爲譏二名鑿矣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晉不能修霸業故使齊景出而求諸侯景公在位
幾五十載其閒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而爭
諸侯今耄矣徒見晉定痛弱六卿內張諸侯無所
宗主故出而會鄭衛之君然得鄭得衛而外懼吳
楚內虞晉魯亦何爲哉徒賈爭端爾惟鄭有魯兵
故鄭親之衛則加兵而後至凡再盟而得二國霸

業如此不亦勞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衛蓋志于從齊而難于叛晉行人聘齊此衛之議所以召齊兵也齊侯察之遂因其志執結以侵衛故兵未及境而遂為沙之盟焉晉悼之世鄭將叛楚而從晉也故誘楚伐宋以召晉兵晉伐鄭鄭遂同蕭魚之會焉則衛之從齊蓋亦齊之遺謀也不然衛何負于齊齊執其行人而侵之哉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之伐我有二志焉外若為鄭報侵鄭之師而內實為己償圍鄆之役也且鄆本魯邑既取以居昭公因遂為固有豈義也哉無怪乎魯之圍鄆何以報為而魯之侵鄭固曰無名然豈得假是以濟其私哉故公明年再侵齊鄆故也苟齊師為鄭伐我公何不遂伐鄭哉用是知國夏之師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瀆上帝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三月而侵齊者再何疾于齊之深也公之疾齊非苟報西鄙之伐蓋以鄆之在齊也齊取鄆以居公初以爲恩及圍之而不反則更以爲讎魯之地分裂于三家兵民皆以之定公即位粗能少復兵柄而鄆魯之劇邑也乃失之于齊此定所以欲得鄆以張公室歟故不恤金革之勞而三月之間兩侵齊也然齊利其賦入固未忍挈以償魯故侵伐雖頻而鄆卒不歸迄十年夾谷之會聖人相禮一

言而復三田其賢于三軍之衆遠矣則夫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公之侵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危哉晉魯之謀也魯被齊兵晉將救之不直赴難而師次于瓦瓦衛地也晉固不能救矣而魯方受伐乃不謀內禦而出會晉師于衛地何其踈也使齊益兵以攻魯魯何以待之哉吾竊爲魯懼無乃兵在二家各將以禦齊而公單車出會邪不然齊

兵不止爲西鄙之伐而已然君不在則威望已空
固招寇之階也此非守國之策聖人書之亦所以
垂戒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之侵鄭侵衛蓋已晚矣臯鼫一盟之後晉不能
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而盟鄭衛乃欲以兵爭
之彼衛鄭固知晉方內乖君臣之禮不足與也故
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師會于瓦于魯無絲毫之益而二大夫侵衛於
魯有餽餉之害侵衛固不能得衛而徒爲晉怒齊
故明年有五氏之次焉則夫侵衛之師謂之招寇
可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鄭旣叛晉從齊然比於齊者二國而已秋晉兩
侵衛鄭而衛繼受魯兵鄭見侵者一而衛見侵者
再鄭懼衛復從晉則鄭孤衛懼鄭復叛齊則衛弱
故二君盟於曲濮誓從齊而堅叛晉也

從祀先公

禮三年喪畢則禘而附新主於廟今昭公之薨於是九年而新主始得入廟何哉昭公爲季氏逼逐而死於乾侯七月而喪至季氏溝絕其地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葬於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未得入廟也宜矣今三家侈極而衰陪臣執國命欲假小善而售其大惡假小仁以濟其大不義故以昭公之主從祀於大廟蓋將昭季氏之罪移魯民之心以成其姦也其事雖順然不幸而出於逆人之手聖人悲之以隱其義不書大事不書禘不書有事苟一書之則若事出於定公而後世不知其由於陽貨也故直書曰

張錫

從祀先公則知非主祭者爲之出於其下也明矣故繼書盜竊寶玉大弓之事則事由陽貨可知也先儒皆以爲順祀閔僖惟馮山得是說實合乎春秋吾從之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王康周公而施及其子孫豈苟然哉故於分器之間特寓其所以康之之意寶玉所以祀神祇大弓所以重戎事錫異物以示

異禮使其子子孫孫世守是訓以長保其國家也
及其後世不知成王所以錫寶玉大弓者本於事
神保民而已侈心一生謂我皇祖周公常履大寶
故先王錫寶以示禮天地四方遂僭郊僭大雩賜
大弓以示征伐四國遂作丘甲作三軍原其錫是
二物初不如是之僭而後世不令子孫浴之而僭
禮爾陽虎斗筭之人遂謂魯之禮樂征伐在二物
故竊之以逃謂吾得二物則禮樂征伐一旦在已
也不知寶器待人而後寶非周公子孫則亦安用
是物哉然錫二物特寓其意爾非謂祀與戎果在
二物也子孫浴物而僭禮於前固已踈矣陽虎曰

之以盜竊於後何其愚哉卒之俵俵然抱其空器
而無所用之乃復挈而來歸凡有非其有曰竊不
求而得之曰得彼既有之矣復不求而自得亦足
以見寶玉大弓無所用於虎而虎之愚不可及也
虎固愚矣而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何邪以周
公分器爲重也虎何足誅哉故曰盜而已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聖人於春秋不妄假人以美名不妄誣人以惡迹
必核其實而書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
也蓋謀伐晉矣然徒次而不能伐則春秋不以伐

加之齊晉何憾哉徒以晉不能霸景公以垂白之年故乘其弱而求諸侯然齊威之霸諸侯無敢不從而晉獨不至威公置而不問以為雖無晉不害為霸也今景公纔得百里之衛以為已援宋魯陳鄭曹滕莒邾無一介從齊遂欲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也妄圖而已摟二國之兵趨趨於晉境而不敢犯晉之一毛此何為哉彼不能伐矣而徒以次焉聖人不遂加以伐之之惡蓋迹未形而預加之則人有所不服非所以為大中之法也故書其次而義自見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以釋兩君之忿會以通二國之好既平矣而講好於壇坫是誠春秋之美事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婁如齊涖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是既平而加之以疑爾既平復疑何足言好哉今定公既及齊平而兩君會於夾谷禮也故春秋兩君相見不以事會而書至者惟此而已非盟非伐何功以告廟哉以兩君交好為禮而策勲也用是知夾谷之會獨異於春秋傳者為孔子攝相是

會信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禮之用大矣以之禦彊而彊屈以之折姦而姦消禮固未嘗一日而離乎世顧所以用之者難其人矣孔子相魯一用於夾谷之會堂堂之齊君臣慚赧沮縮若無所容其身故三田不請而自歸焉信大禮之足以折姦暴也鄆自齊人取以居昭公卒鄆潰遂入於齊齊不我歸也六年季孫斯仲孫何

忌圍之而不克齊視之若固有反以讎魯國夏再伐我西鄙公示再侵而報之不能得也魯蓋憚兵戎之役無志於取矣故春及齊平兩君為好而齊以姦暴干之聖人歷階一言而齊侯愧恥併與所謂謹及龜陰而來歸焉魯豈志於得田哉齊自歸之也故書曰來歸與齊人歸我濟西田與歸謹及聞異矣聖人豈以是為己功哉志其實而已謹龜即汶陽田吾於成二年既言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氏之邑也自封植而自圍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已橫逆而不有其君何怪乎郕之叛已也哉費季氏邑也成孟氏邑也皆自封植而自取叛則夫三家之抗君非已之利適所以自貽害矣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郕叛明年成叛然三家知圍叛而不知叛由已生使三家而能自反挈國柄以復歸於公室則三邑將不圍而自服三邑臣於主三家臣於君魯其遂復泰和之治乎今蕞爾之郕二大夫再圍而不克叔也仲也觀乎此亦可以自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樂大心宋之大夫也公子地宋之貴戚也外而大

夫內而貴戚一日而俱奔宋政亂矣明年辰及佗彊皆奔隨而叛宋之亂者五年而後定自大心與地爲初也景公之爲君蓋可知矣左氏之說鄙且誣吾不欲觀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安甫之盟盟鄭也鄭獻叛晉從齊不久而卒聲公即位齊懼其貳也故盟其大夫大夫不可以先君故次衛侯

叔孫州仇如齊

拜三田之歸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公之弟舉其貴也仲佗石彊秉宋之權也貴而無權則無以濟其姦故必脅權以奔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之爲言彊也仲石爲辰之所彊不得已而從其奔是之爲暨樂大心公子地既奔辰將從之然大心與地皆非權之所係徒從之無益也故脅仲石而俱奔焉貴得權而侈權得貴而尊故明年遂入於蕭以叛權與貴交相濟以成其叛心也然是謀實啓於辰故以暨書之而仲石爲國大臣聽貴戚之脅而從其叛其罪蓋亦著矣辰書弟非能弟也宋公有以寵之以致其叛歟故書曰弟病宋公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出奔書暨辰彊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也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於叛仲石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庸夫也公子地之奔固已有亂心矣故卒從二子以入叛而左氏妄爲之立傳此所以得吾之不信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謂樂大心以公命逆喪大心不欲僞疾而奔

若然則今何以從四子入於蕭乎則大心實四子之黨先奔曹而四子不從今四子已入叛既成矣故反而從之則其初也果不欲逆喪而奔乎用是知左氏之說非實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公侵鄭爲晉也今日及鄭平爲齊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爲齊平鄭魯之反復於齊晉之間故已彊聒爾然能釋怨室忿平齊平鄭以成隣國之好蓋亦休焉然既平矣而繼之以盟以平之未足言信蓋春秋之世非盟不信也此與暨齊平叔孫婁如齊

涖盟者同耳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邱

義見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春秋之末霸主不作小國相侵非復有怨隙而後交兵也彊凌弱衆暴寡耳曹與衛何憾哉二年之間凡再伐曹而不能得宋出而乘之屢疾於曹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雖其惡成於宋而衛賈啓之君子責首惡猶曰衛滅曹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三都之叛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言而叔氏墮邱季氏墮費而說者乃以爲孔子爲之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孔子之志也孔子即公山氏以興東周亦豈欲爲季氏墮其邑乎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爾以魯先之而率天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豈苟爲季孫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顧義之謀蓋出

於季路審矣彼不悅孔子之即公山氏是欲墮其邑之義也然公山弗狃果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孔子爲司寇命伐之乃北嗚呼危哉微孔子爲司寇公其不死於難乎故夫墮三都者爲三家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旣除則勢從而張吾未見其利也墮邱墮費謂之忠於二家則然爾謂之忠於魯則不可或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叔氏之邱公山氏之費皆過制也故不能以不墮此又不然以爲過制則宜奪之於初今勢逼叛成安能奪之哉聖人不爲此僥倖萬有一捷之功以危宗社也今墮邱墮費

幸而捷及圍成則不能克矣聖人之技無乃亦有窮乎則夫之公山氏而化其服者聖人之志也墮郈墮費以幸其成者非聖人之心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決魯叛晉之心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至自圍成

成孟氏邑也公斂處父居之叔氏之郈季氏之費皆自墮之而孟氏之成則舉以待公仲孫何忌豈

忠於公者哉已所不欲則勿施於公也昭二十六年公自鄆圍成成固守而不屈則成蓋嘗死附於仲孫矣何忌以其附於已故不欲墮焉然實成有二心故何忌亦不自圍而畀公圍之圍之而克邑固已之邑也圍而不克德歸於已而怨歸於公成既怨公已從而撫之則死爲已用此何忌之姦謀也費之墮無損於已則何忌助其墮成之圍害切於身則何忌避其怨則夫何忌者尤姦人之雄乎然公之圍成其爲失計大矣成叛於仲孫固魯之利俾仲氏自圍而自墮之聽其勝負於魯無傷也而公乃爲仲氏圍叛邑得之未必歸公而失之寔

三百九十八
損於魯吾於此見公之失計也邱費之墮說者以
為孔子為之此毋乃亦孔子為之歟宜君子之不
信也明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九年為五氏之次以謀晉卒不敢伐今又次於垂
葭逡巡而退晉雖自內予有圍無所事於外然實
大國也齊何敢犯之既不敢犯而必為是次何益
哉易曰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其齊景之謂也

夏築蛇淵囿

成公築鹿囿昭公築郎囿定公築蛇淵囿魯一國
而為囿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兔者何為哉文

王之囿不如是也

大蒐于比蒲

義在昭公八年與十一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義在十二年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至定公六卿益橫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鞅之
叛蓋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也故入其
私邑據甲以抗之雖私相惡而晉陽之民晉陽之
甲豈得視為已有哉據邑取甲是乃所以為叛也
聖人不誣人以惡入也叛也天下之惡名豈妄以

加人乎聖人書入書叛而傳者乃以爲非叛吾所
不曉若其實叛則聖人當何辭以書之說者徒見
春秋之書叛無復書歸者而趙鞅書歸於晉則疑
鞅初非叛也不知鞅初與荀士交惡荀士脅君以
抗已鞅無以得君也故入晉陽以叛倚晉陽之甲
以抗之旣而荀士二子亦不容於君乃入於朝歌
以叛故鞅舍晉陽以歸晉復脅君以抗荀士也兩
彊角立勝負未判鞅以爲用晉陽以敵荀士則於
理爲叛而於勢爲逆歸脅君以敵二子則於義爲
臣於勢爲順故寧捨叛而復臣焉其志在於抗二
子而必去之非謂悔其叛而復歸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二子趙鞅之仇也始脅君以敵鞅情仇勢逼左右
所不容故入於朝歌以叛鞅以其失君而出也因
捨晉陽以歸焉以謂得君以拒之孰愈於據邑以
抗之哉則鞅之歸固非善也機也而說者以歸爲
善而入爲惡吾旣辯之觀乎此由是以証吾言矣
然晉定爲國而諸大夫出入相攻臯門之外滙爲
戰場朝以爲叛逆暮以爲股肱其能久安乎及其
子孫而卒爲四卿所滅其所由來漸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君無道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春秋自昭公以還諸侯之政皆出於大夫非特魯爲然也怙權相併相睇以目一毫之隙譖訴從之故叛則三五而叛奔則三五而奔立黨相傾黨一墮則魚貫而出奔宋華亥向寧華定相拉而奔陳復相比而入叛邾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而來奔或竊邑以來宋樂大心一出而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奔今衛之亂叔戌趙陽岐途而兩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孟彊奔鄭是豈一一得罪於君而君遂之相抗不勝無所容而逃也諸侯主祭與號而已

安暇問其出入哉而左氏屑屑然附會一饌一馬之隙以合之吾哂其不達大義矣學者無觀焉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蓋楚之與也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而侵楚頓亦叛楚而從之雖十八國之君不能損楚之一毛而頓子胡子皆因是而滅楚今年滅頓明年滅胡憾其從晉而忘已也小國之從違可不謹乎陳以中國從夷狄以滅小國其罪不待貶而著頓子書名不死社稷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

檣李吳地越伐吳吳子禦之爲越所敗不書戰詐敗也左氏以爲吳伐越吳伐越安得戰於吳地也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晉地也在今之魏郡齊衛嘗次于五氏次于垂葭謀伐晉而不能今晉有荀寅士吉射之叛故復會于牽以謀之然伐則伐矣安用會焉蓋畏晉而有貶也欲伐晉則患晉之彊有所不勝欲因荀氏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議已故首鼠不前徒會而反

爾齊景真髦而崛彊者歟魯衛從之蓋亦迂矣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未嘗從齊也今以晉之亂魯衛皆從齊始勉而從之結四鄰之好而已非曰盟主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詩之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周官宗伯脤膳親兄弟之國蓋諸侯助祭則王與諸侯共享多福故有歸脤之禮自入春秋助祭之禮不復夢見而天王反歸脤此上下俱失也然不助祭之罪重而歸脤之責輕何則厚往而薄來固不失爲懷諸侯之術然春秋諸侯跋扈甚矣安可懷哉聘贈錫命安受

而不荅況脰膳微物魯蓋以爲不腆而怨之矣尚
何責其不助祭乎自宣十年王使季子來聘其後
無一介及魯蓋不忍其伉而不復聘問也景王之
崩叔鞅嘗會葬故恭王於是以脰禮來歸爲王之
命則甚腆而魯之罪尚容輕戮乎書之蓋嘆周室
之衰厚往而不能薄來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凡世子而不沒世子者非其罪惟蔡般許止之弑
則不書世子無以見其弑君父故書世子焉若宋
世子痤陳世子偃師皆非其罪也若夫爲世子而
不能世其國則黜世子以譏之鄭忽是也今衛世

子大無般止之惡而小無忽之罪則書世子非貶
也是時靈公不君外則羣臣不和而大夫出奔內
則閨門不睦而世子不安其位君臣父子之義兩
絕安得保其無亂哉古之孝者逢父怒小杖受大
杖走懼傷髮膚以貽父之戚也自入春秋未有君
父存而世子出奔惟蒯聵爾靈公嬖于南子而不
利于蒯聵使蒯聵而爲申生則靈公有晉獻之惡
故寧避而奔焉則蒯聵固未失爲孝也然不幸爲
蒯聵蓋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命而不遺父惡此
春秋所以無貶辭也若以左氏弑南子之說則聖
人不當書世子矣宜劉敞之所不取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以蒯聵故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之弟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而辰獨來奔辰主其叛辰奔則四子可知矣背君竊邑未有遂其謀者而亂臣賊子終不能無其心愚而妄圖僥倖其或遂也其免于大戮幸矣此可以爲叛亂者之戒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八年及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公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此何禮哉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固曰非禮然有求而會君子不責其禮今邾何求于魯哉自三年爲拔之盟魯邾雖通而邾未嘗一朝魯今因公出而會之非禮可知邾子亦知其失也故明年來朝以蓋其失焉書曰來來比蒲也比蒲魯地蕭叔朝公亦曰來來穀也穀齊地劉敞謂言來會公非在外似失之

城莒父及霄

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會公于比蒲非禮也懼公責其不恭故來朝以刷前日之非也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義同頓子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不書用義在成十七年壬申公薨于高寢

定公亦中智之君也在位十有五年雖無顯善亦

無巨惡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收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賢于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懾屈來歸侵地然使其始終用之俾聖人得施其一二于天下則豈徒爲魯定公哉惜乎得之不用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人不勝天固無以尤定公也孔子旣行三家復張蓋權移於下已奕奕四世定公亦安能一朝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蓋亦十得其二三矣不爲無益于魯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未嘗有隙今罕達帥師而伐宋左氏以爲公

子地在鄭故鄭伐宋爲公子地也雖于經無奔鄭之文然五子之叛公弟辰來奔則四子必有所從出矣則夫地之在鄭理或然也然弟叛宋而歸鄭鄭復庇之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以賈怨于鄰國則鄭之罪不貶自著卒之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自罕達之師不義爲已甚造兵端怙大惡不可不誅也然聖人書之若無貶辭何耶蓋自文以下大夫多不去世族政在大夫也學者迹其善惡以定褒貶不必泥其文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欲救宋而不能也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何

懼而不救嗚呼是則有其故矣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旣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而任其勝負焉鄭勝則媚於鄭曰吾次渠蔭爲犄角之助也宋勝則媚於宋曰吾次渠蔭有救援之功也二國勝負相當則又兩媚於宋鄭之間而兩助之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蔭之次不救不伐欲何爲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喪舍此則視親之遠近而加遲速焉禮也亦人之情也邾于魯爲鄰國何用奔喪哉其禮過矣蓋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不勝其微且辱也定公之世爲拔之盟終其世不犯于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今公之薨邾實悼之故忘其卑屈而奔喪焉于禮雖非而于情則甚惻矣大之比小誠爲國之善教春秋之君鮮能有之者定公有之而邾人奔喪滕子會葬推此以達天下文王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而吾于此見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定之妾哀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君故妣氏不得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不書小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義同宣八年

辛巳葬定妣

子未成君母不得稱小君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及是魯城而有之

漆爲魯久矣今城之知二于邾也齊侯取鄆居公
旣而遂取爲已有魯屢伐齊必得而後已今得邾
邑自城之而不以償邾何重已之得輕人之失哉
使定公不死必無是舉此必三家之謀城之爲固
有爾故明年仲孫伐邾哀公之世虐邾尤甚魯實
何憾于邾利其土地而已用是知定公之恤邾爲
厚此所以得其來朝奔喪也

右定公盡一十五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六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天下之事勢倚勢以有立者不若治內以自保蔡
蕞爾小邦世服於楚以一朝之忿絕楚而與吳倚
其方張之勢以敗楚於柏舉一戰入郢楚幾不祀
使吳之勢常若闔閭之彊則蔡可以久安橫李之
役吳見敗於越吳子兵傷繼之以死蔡何恃哉此

楚昭所以不能無報於蔡以楚之疆而蔡之小重以陳隨許之師合而圍蔡蔡亦幾亡非楚之虐蔡自取之也故明年遂遷于州來以避之使蔡能自治忍小忿以事大國不至是也楚子伐中國而無貶辭責在蔡爾隨自僖二十一年一見於經及是始復見者微弱臣服於楚也許為鄭所滅至是再見者楚封之也

麋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義同定十五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之謀晉久矣定九年次于五氏十三年次于垂葭十四年會于牽至是始能一伐晉亦何為哉謀一伐晉而圖回幾二十載使景公出而修威公之業伐楚尊周以盟諸侯于兩河之間則非數十百年不能濟矣所謂侯河之清者乎彼區區耄而崛彊欲求諸侯吾竊嘆其不自量也且一伐晉何益於齊哉彼蓋以伯統在晉晉屈則諸侯來歸矣且晉世出而宗諸侯豈苟抱虛器以令天下耶必有所以致諸侯之術也今齊不能自修方伯連帥之職乃欲一伐晉以得諸侯嗚呼愚哉宋襄欲盟楚以求諸侯而為楚所執齊景欲伐晉以求諸侯而

為晉所笑故夫晉受齊兵而不遂報者非晉之怯也哂其謬而無能為不足報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世撫邾為厚自拔之盟疆場寧謐未嘗以一兵相遺也邾亦事魯為勤會公于比蒲朝公于魯定公之薨計及其庭倒屣而奔喪其亦腆矣邾魯之好實出定公之志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及溫而仲孫何忌伐邾何先君撫之厚而嗣君虐之速哉非公意也諸大夫之意也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終哀公之世虐之無所不至邾何負於魯哉以邾邇於魯利

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之立粗能收攬威權故盟會征伐公皆親之三家惟得圍其私邑墮其私城而已哀公懦弱三家復張三大夫交出以疾於邾兵之自己盟之自己公不得與也嗚呼惜哉然三大夫伐之而二大夫盟之何邪蓋三家惟季氏為彊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而不能獲邾不畏仲氏也今三大夫俱出而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以季氏之勢臨邾邾宜

屈矣而又輔之叔仲之兵邾何以禦之故盡東其
畝以解紛焉田既入魯而魯疑邾子告於大國以
加師故復安而盟之然以邾之微而季氏之彊其
肯屈而與邾同歆乎故句繹之盟惟叔仲與執牛
耳而季氏不復泄之也蓋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
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在邾子
邾子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
彊者已親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
季氏之彊而不可制也噫脅勢扼小以攘其地要
神歆血以盟其君邾固弱矣而諸大夫之橫其可
忍乎邾於此不能無思於定公也然定公之死非

特魯之不幸亦邾之不幸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義在允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之亂靈公自亂也父子相授世統之正而靈公
黜其子而立其孫衛輒抗其父而順其祖蒯聵不
能于母出奔于宋靈公既不慈于蒯聵則宜暴其
罪而廢之拔其次而立之國儲既定則死且無患
矣今蒯聵之出無廢之實乃立其子而授之位輒
之得位得於王父而父實存焉父今復歸輒宜何

以處之拒之則違其父納之則違其祖拒之納之情實難處處於難者靈公之過也今晉趙鞅納蒯聵而不得入置于戚而已是輒拒之也拒父違祖均爲不孝宜順理而處之則安矣要之靈公可黜其子而子輒不可以絕其父靈公黜蒯聵蒯聵所不敢違也靈公立輒輒所不必辭也奉祖之命以受之逆父之歸而遜之則祖孫父子兩安而無嫌矣今輒既得國遂以爲已有蒯聵之歸拒而弗納逆天理矣然其所以致輒之抗父者靈公也故君子於其納也蒯聵不去世子以其所以宜世也不奪蒯聵之爲世子則靈公之罪著矣若夫輒也遽

立而逆父是不誅而自滅者君子宜以不誅誅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者以爲鄭罕達送輸粟於范氏而趙鞅禦之雖於經無歸粟之文然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於是五年亦無歸奔之文則荀氏猶在朝歌也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理或然歟趙鞅固范氏之讎納蒯聵之師而遇鄭罕虎于鐵能無怒乎鄭逢其怒鋒不可當故不免乎敗也鐵衛地晉鄭交兵安得戰於衛地哉非轉輸

而相遇不戰於此矣然罕達以不義而賄叛逆之黨晉鞅私憤而敗人於不虞均罪也而責其義則鄭人賄叛不勝誅而趙鞅之憤人情所不免者春秋以被伐者為主而伐人者為客鐵之戰主於鞅鄭豈伐鞅哉以鞅主戰而加鄭以伐人之名其不與鄭亦明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遷于州來倚吳以避楚也始蔡倚楚以抗中國則不免被齊晉之兵其後倚吳以敗楚則又不免懼楚以見滅弱不能自立進退皆制於人何以為

國哉州來近吳吳滅州來而墟其地蔡從而居之所謂蹈覆轍者也吾不保其安且固矣既遷而殺公子駟駟必不欲遷者也彊羣臣之不欲殺而遷之盤庚之遷不如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嗚呼衛輒之圍戚天性滅矣初而拒之猶曰以王父之命為托也今而圍之是許止蔡般之逆矣圍而克蒯聵其不為許之買蔡之固者幾希君子至是蓋不可以專責靈公也輒而不誅弑父與君者接踵於世矣聖人前書納蒯聵于戚而此書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誅輒也然戚之圍出於衛而以齊

先之蓋衛久從齊而奉以主兵爾晉為盟主而納
蒯聵齊助子輒以圍戚其順逆蓋已判矣然宋彭
城係之宋而圍戚不繫之衛說者以為承上納衛
世子之文則知戚為衛非也彭城屬宋魚石入于
彭城豈不知彭城為宋哉聖人於繫之國不繫之
國褒貶深矣彭城繫之宋彭城非魚石所宜有也
故奪之而不書魚石戚固蒯聵之所宜居故與之
以正蒯聵之分內戚于衛爾蒯聵之所以得也蒯
聵宜得衛而衛人圍之是乃所以重輒之惡而誅
之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自允至定凡十世自僖至定凡七世有天下者事
七世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事五世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哀公之世成襄昭定為
二昭二穆則允僖之宮宜祧久矣宜祧而不祧三
家之意也季仲叔皆允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
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於允而德於僖
宜毀而不毀焉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允
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哀公之世魯城四邑說者皆以為備晉吾竊怪之

魯越齊衛而後至晉齊衛皆睦於魯晉何從而伐魯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非愛魯也無門而伐魯也魯何虞而備晉乎且城一邑而帥師以從則必有所畏爾然以爲畏晉則非也其地在今之沂州臨沂沂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帥師城邑以脅之則啓陽之城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春秋之末彊陵弱大併小伐國用師非復有釁讎而後興也弱於已者則扼之以規利宋之於曹未嘗有一毫之怨然曹介於宋衛之間弱且隘矣不

併於宋則併於衛而衛實弱於宋前者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其卒併之也故於此亦伐曹其後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而後已嗚呼小國介於大國之間者何以自存哉滕介於齊楚之間而問孟子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是則可爲也曹伯不能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斯意如之子也意如之卒定公以禮卒之斯之嗣定公以權授之論者皆咎定公不能討逐君之賊噫此書生之論不達權者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昭公不忍一朝之忿而伐之決

癰潰疽幾不得死魯不遂亡者幸也定公之立實受國於季氏季氏方秉魯權烏能一決而去之哉意如之卒而不卒以禮則其子必叛其子叛則叔氏仲氏必合而從之是定復爲昭公爾定之所以卒意如任其子斯者非愛季氏也勢未可遽絕之矣惟漸能振厲自立以取其權徐而圖之可也故定公粗能親會親盟親征伐權稍復歸不幸而殂哀公庸弱三家復張今斯之卒哀固不能殺其禮於意如也春秋之卒斯三家復張可知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書人以放放有罪也獵固有罪而放之于吳蔡能

保其止于吳乎保吳之爲蔡拘獵乎不保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慊于

魯哉虐邾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自文至是纔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其名傳者誤也闔弑吳子書弑而此書殺闔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不宜彼書弑而此書殺亦字誤矣要之百千歲後更篆爲隸更隸爲楷不能無誤也因其誤而爲之說則鑿矣

然蔡侯一國之君而盜得殺之蔡亦有臣子乎春秋書之以責臣子更弑爲殺非義也蔡侯申既誤則以弑爲殺其誤可知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以弑見誣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子固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貶可知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之死既出於盜則賊不可名必得真盜而正

典刑然後不爲失賊不得其真而妄指以誣人誰肯任是誅哉前日公孫辰出奔見誣也今姓也霍也亦豈真弑君者哉殺之不得其罪故以國殺爲文蔡侯之殺書盜不得真盜可知也不得真盜則殺姓及霍庸知其罪哉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楚之與也楚迫之而奔晉晉不能撫反執之以歸其仇嗚呼不仁哉虎兕搏豚豚懼而投我我復縛而餒虎匹夫所不忍而況於霸主乎晉之意蓋以爲庇一戎首楚必見伐不若歸之以紓禍豚畏虎而投我我且救之則虎必見搏寧執豚而與

之虎得豚則悅而去此晉之意也以爲匹夫自全之策則可以匹夫之策而爲盟主則謬矣於時上有周室執戎酋而歸周室不亦可乎而甘自辱於楚其不仁之罪在所不問其爲不智大矣執楚之讎以歸之是爲楚役也晉之辱甚矣

城西郭

備邾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魯之僭天子無所不備郊天祀地大雩作雉門設兩觀其亦極矣雖無亡國之社不害爲備天子之制也而又作亳社焉天子立亡國之社所以自戒

而魯安用是社哉說者以成王康周公故錫魯以天子之禮樂謂禮樂猶曰可也而亳社豈亦成王之所錫邪用是知魯之僭天子皆其後世子孫矜周公之功而僭之爾史遜旣請於周而平王許也其後因其僭而僭焉故天子之制無不備亳社雖不必作而作之其他可知也雉門兩觀之僭旣災而亳社之僭亦災則知天之惡僭也甚矣亳社商社也亡國之社不受天陽故屋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備邾也

夏齊侯伐宋

宋固嘗與齊會定十四年洮之會是也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兩觀望而不救以爲與齊無益於已也故外齊齊侯於是伐之齊宋無以大相過也而齊必欲加之宜宋之不與也徒伐何益哉齊姑無望宋之服宋不與報怨之師幸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復立蒯聵而不能故不書納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於其世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爲景公特魯昭爾然景公不遂見逐者景公能忍昭公不能也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怨而失國晏子荅景公之問以禮雖徒能言之然景公知禮之可以爲國故以柔屈田氏田氏雖加其暴而無所施也故景公以善終子家子告昭公以忍而公不從卒見逐於季氏雖然景公之能忍而卒不能去田氏之患及其子孫相繼爲戮固非所謂善謀也然比于忿躁而速禍者

則有閒耳此蓋知禮而不能用之過蓋禮之爲用不止於能忍而已能忍者禮之末也用禮之本非大儒不能晏子斗筭之人何足筭哉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以年計者言期而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穀梁以爲不正閏非也

六年春城邾瑕

魯城邾邑其扼邾也甚矣城以保吾邑城人之邑何爲邪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是也今城邾瑕而冬伐邾旣奪其險而且兵之邾何以

安之哉明年伐邾以邾子來邾子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之伐鮮虞者五而未見鮮虞之病者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能得則鮮虞雖夷蓋亦非弱國也苟吳士鞅嘗伐而不克今趙鞅復伐之幸其克以立已功而蓋其前日之叛也

吳伐陳

吳固讎於楚爾未嘗伐中國雞父之敗敗楚也今始伐陳亦非讎於陳以陳之在楚與楚爭陳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田氏重施以弱齊齊人歸之景公之世固已危哉
今景公既沒所忌者高國而已故致其罪而逐之
高國既奔則田氏可以肆其惡故秋遂弑孺子焉
叔還會吳于柤

吳既伐陳魯懼其兵及我也故叔還會之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小白陽生之入志同而事異均篡也子糾未至小
白先入以有齊陽生後入乃弑子荼而自立一者
先後雖異而均志得位也故均以入書之而均不
書公子焉

齊陳乞弑其君荼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嗚呼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景公聞晏子
之言知禮之可以爲國而不能行卒無以收田氏
之權聞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卒
以成田氏之亂景公真庸懦不足與有爲也景公
無嫡子均庶則長立陽生長而荼幼乃出陽生而
立荼尚爲知父子之義乎父父子子長幼子之分
也不子其長而子其幼安得免於亂陳乞之逆則
知禮而不行之過荼之死則知父子而不正之故

也噫人不患不之知既知之不能行無勇也吾惜乎景公聞聖人之言賢人之論而不能行卒抵於亂姑論之以爲聽言者之法若夫陳乞則趙盾之流也或者疑弑荼者朱毛而書陳乞不原情矣春秋豈徒誅人之逆哉誅其心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城瑕矣邾何恃哉宜乎伐邾之必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義同樂髡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罕達之師於是七年矣何報之遲

蓋於時宋鄭俱從齊宋比齊爲淺而鄭比齊爲深罕達伐宋齊爲之次于渠蔭然不伐不救觀望於宋鄭之間宋知其厚於鄭薄於宋也雖心讎於鄭而不敢報懼齊比鄭而議其後今齊景公旣沒齊方內擾故宋舉積年之憾而報之於是有侵鄭之師焉左氏不知乃以爲鄭叛晉故也鄭雖叛晉宋豈徒爲晉侵鄭哉誤附會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以蒯聵故

夏公會吳于鄆

公將伐邾故先會吳于鄆懼吳之襲魯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說者曰定哀多微辭吾讀春秋至是未嘗見其微辭也今於入邾以邾子益來尤足以証說者之謬城其國得其君天下之大惡而春秋不爲之隱而謂有微辭吾不信也問邾之先則實魯之附庸自邾子克受王命則叛服不一魯之所以虐邾者以邾宜役屬于我而不我歸也然不圖所以懷邾之心而恃彊陵弱伐其國入其都虜其君嗚呼虐哉若然則邾子雖欲改事魯不可得也定公撫而字之邾蒙其德則今年會之明年朝之死而奔其喪若父兄焉則邾固魯之西府也哀公不知以先君

之所以懷邾者而來之乃乘一朝之勝遂虜其君卒之犯大國之怒失謹失闡岌岌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則初不若不滅邾無是辱也此一時之謬舉必出於三家三家之所以逼邾久矣將自滅之則歸惡於己故以公主其師而實三家之謀也得邾則三家分享其利滅國則哀公獨受其戮嗚呼姦人欺君一至於此春秋可不作乎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之虐曹爲已甚而鄭之救曹爲不情宋伐曹者凡再而今復圍之鄭於曹無隻介之好而今遽救

之宋疾於曹蓋將利其土地鄭之救曹所以報宋
侵鄭之役也然宋書人而鄭書名蓋無故而虐人
者其罪重因隙而報怨者其責輕圍曹之役宋公
在焉而書人其貶重矣而鄭書名書救蓋示善之
然君子所以不深予鄭者以鄭於宋為有隙而於
曹無一日之好今而救曹掠救人之名爾其實報
怨於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年宋圍曹今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與公伐邾
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其文實同惟內外異體故
書歸書來所以異也而傳者皆以為實滅而書入

吾以為於時實未滅也故不得書滅狄入衛其實
滅衛也楚子入陳其實滅陳也然衛陳之祀皆未
絕而繼封之其後衛陳皆復見於經故不得書滅
焉今宋入曹與楚入陳狄入衛無以異入其國虜
其君然未墟其宗廟毀其社稷故不書滅也然衛
陳繼封之而曹不復封聖人亦迹其實而書之若
其祀未滅而書滅是春秋入人之罪也故夫不書
滅猶有望於宋之復曹如魯之復邾焉而宋不能
其事適相先後故書之亦足以見宋之彊無敢議
之而其惡亦不復自反魯之弱一為不義則見扼
於人必復邾以紓禍也何邾之幸而曹之不幸歟

所遇之敵有彊弱爾

吳伐我

吳伐我皆曰滅邾之故吾以為非也以職考之
吳越宋而後至邾邾何與於吳而吳為邾伐我哉
謂吳忌魯之得邾而見伐則非矣吳未嘗有伐中
國六年而吳伐陳故魯人懼而使叔還會之于柎
今魯伐邾而得邾吳忌其拓大封域而難制也故
伐我蓋吳將蠶食中國魯實當其衝魯彊而塞其
衝則吳無以施其毒故夫伐魯者忌魯也非為邾
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介於齊魯之間二國皆欲之今魯獨滅邾而有
焉齊侯懼之故取讙及闡以當魯之得邾也魯之
得邾蓋在危岌之間而首失二邑苟不復邾之祀
則禍未艾也故歸邾子焉其事甚顯而文甚白不
釋自明左氏於吳伐我既妄以為為邾故及是不
可再以為為邾也乃飾季魴之事以文之疑季魴
之事穢而不典無以信於人則又謂齊侯使如吳
請師以伐我前以為邾茅成子請告於吳而今以
為齊侯使如吳請師前後相攻無一可據用是知
左氏釋經皆附會此吾所以鮮取之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魯得邾而失讎闡輕重固有閒矣使魯捨二邑而得一國猶不失爲利今乃捨一國而復二邑非魯之左也勢也得邾而負滅國之名則豈惟齊得以脅魯凡與邾爲鄰或姻者皆得以議魯也今捨邾而得讎闡則外有悔惡反正之譽而內得收復境土之美得二邑而安且裕孰愈於得一小國岌岌然虞四鄰之不暇哉此魯所以反邾子而復二邑也然則是乎非乎曰聖人不惡遷善悔過從善固

君子也然使其不待二邑之失而遂反之則善矣及齊取二邑始懼而反之則反邾君勢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爲善固已非真然愈乎縱惡而不反者爾若夫齊人歸讎及闡則有所利焉非仁也其說見邾子益來奔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王者之師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故義旗所指問罪而已一辭之屈則斂兵而退豈浪鬪其民哉春秋用兵非有曲直之義或迫人於險或敗人以詐殺其民所以削其勢摧其兵所以弱其國

必勝而已不必務義也然戰伐圍入之師猶曰有辭而宋取鄭師抑又甚哉在隱之世惟鄭莊伐取三師而後二百餘年無書取者鄭莊之姦險世固鮮儷也今鄭之伐宋固非義爾定十五年鄭罕達首禍而伐宋哀七年宋復以皇瑗報之則怨固償矣宋人圍曹鄭駟弘救曹非救曹也讎宋也則鄭疾宋者再而宋侵鄭者一今鄭復伐宋師在雍丘雍丘宋地則鄭已三疾於宋其義固曲然宋之禦鄭亦不可謂義因在其雍丘譎而取之亦甚矣不曰敗非敗而奔也不曰潰非潰而散也出其不意劫而取之矣非復獻俘於廟其赴不以俘春秋示

不得書俘也故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譎且不義矣然鄭莊取三師書伐書取之而止直書取事殊文異記事之體然耳其實取師則一也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也

秋宋公伐鄭

宋春取鄭師而秋伐鄭雖雍丘之役實鄭伐宋然吾既譎而取其師亦已甚矣何以伐為書公別大夫爾非褒也

冬十月

三十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初齊以魯之滅邾也取謹及闡以逼魯魯懼而反邾子于邾邾子獲復其國齊之賜今歸未及久而奔其讎豈非齊有誅求而邾子不堪耶故邾子來奔而公爲之會吳伐齊邾故也前日魯滅邾而齊取魯邑則義在齊今日齊逼邾而公伐齊則義在魯義豈如是之去就不常哉人假之以爲利爾齊窺魯之西鄙久矣特幸魯有滅邾之事脅義以取邑魯之憾齊亦久矣特幸邾子之來脅義以伐之二者假義以濟欲其實大不義也而魯之爲國固

弱於齊將伐齊疑有所不勝也則會吳以伐之然兵實魯志而書會何邪蓋魯弱不敢及吳尊吳爲主爾吳蓋遠於齊閒魯而後至齊也吳不因魯之求安能越魯而伐齊哉魯以蕞爾之邾而使齊受夷狄之兵吳之患遂及於東夏魯爲之也聖人書公而不沒其實其責魯之意深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者以爲齊弑其君此何以通之趙盾實弑而傳以爲非弑陽生非弑而傳以爲弑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曲經以合之若杜氏左氏之孚君子不責而學春秋者亦折而從傳吾

所不曉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復再伐鄭不義為已甚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自定公政歸六卿見於經者趙鞅為尤橫出入歸叛惟所欲為兵革之事皆鞅專之晉定見制於臣久不能宗諸侯矣小國且不歸晉而況齊乎晉徒見公會吳伐齊疑吳遂霸故鞅亦侵齊示晉非弱於吳也然吳之伐齊為邾為有名而晉之侵齊伐喪為大惡晉將與吳爭彊而不知其舉之不義焉後一年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其兆蓋見於此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以伐至而不以會至以伐告也會夷狄則醜矣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則彊固蒯聵之黨也其後蒯聵居戚經無入衛之文則蒯聵猶在戚也今彊以蒯聵之黨不歸戚而歸衛是叛黨事讎爾以分言之蒯聵正而子輒不正以義言之則蒯聵順而子輒逆彊而從不正以逼正以逆而抗順其為人蓋可知矣書曰自齊脅齊而抗衛也書歸緩辭也以齊之力而入衛衛何

能拒之宜其緩而不迫也說者以歸爲善踈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成襄之世晉楚爭鄭猶曰中國與夷狄爭諸侯也今楚與吳子爭陳中國何與焉陳蓋中國而見爭於二狄是中國胥爲夷矣嗚呼悲夫東州疆國惟齊與晉皆內制於彊臣無以立矣諸侯何得不折而從夷哉陳國楚之與也楚之敗陳叛楚從吳六年吳伐陳九年楚伐陳陳固弱矣朝吳暮楚勢非得已矣然不幸而當吳楚之衝艱乎爲國哉今楚

伐陳而吳救陳伐者非不善而救者非善也君子不於夷狄而辯善惡聖人所以兩書之者以見中國衰微而夷狄爭諸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伐齊之役也邾子來奔魯爲之會吳以伐齊以齊逼逐邾子也齊旣非義受伐何辭哉而今復報之其舉固已曲矣然諸侯之來伐未有不書四鄙者惟八年吳伐我與今齊伐我不書四鄙故夫書其鄙者伐其邊鄙云爾今直書伐我是師及其都非直伐其邊鄙而已則夫國書之師其示其大哉然春秋書之無貶辭何邪蓋春秋之末大夫暴橫

不書其名無以見其橫也非褒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晉楚爭鄭鄭之大臣南北其謀謀不勝則出奔今吳楚爭陳陳之臣其亦有異議乎轅頗之奔適當公子結伐陳吳救陳之後此必謀有所不合而奔者矣左氏以爲賦封田以爲已此於經不可考聖人於春秋何如是之晦哉若然則後世無左傳其事安所考之吾亦未能信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魯凡再會吳伐齊伐齊猶可也招夷狄以戕及中

國其爲惡大矣魯讎於齊而弱於齊非借資無以報齊也晉宋衛鄭皆魯之與而魯不之求必招吳以敗中國其罪在所不原然艾陵之戰獨書齊及吳戰魯不與戰也與伐而不與戰亦足以見吳之彊魯之弱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前年公孟彊自齊歸于衛今世叔齊出奔宋一出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衛侯父子不能相容而況羣臣乎君臣父子爲讎敵出入相背如冰炭

欲衛之無亂得乎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春秋書用田賦譏什二之征爾說者皆援哀公之言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因謂宣公初稅畝以什二而稅今又於什二之外而用田賦非也宣公初稅畝更助爲貢未賦也今之用田賦始什二而稅哀公之言蓋出於用田賦之後矣地官載師任地之法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周制不止什一也說者皆言什一之法是舉其稅而已不言賦也稅者什一賦亦什一賦出車馬稅出穀米舉稅及賦

而言之則周制均什二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則地官之法爾野九一而助野即甸稍縣都之域九一而賦且助也賦以斂泉貨當牛馬車甲之入助以徵穀粟入於職歲之府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即園廛近郊之地什一而稅且賦也使自賦則併以稅供賦焉稅之穀粟盡以賦供稅賦皆供馬牛車甲也蓋園廛近郊天子六鄉之兵所居國中則諸侯三鄉之兵所居也宿兵之地稅賦皆以賦供郊野之地稅賦皆以稅供此成周之定制也說者徒見園廛近郊輕而遠郊甸稍重遂謂周制輕近而重遠不知載師之職掌

稅而已故近郊舉其稅不言其賦甸稍賦亦以稅供故併舉其什一也園廛近郊皆宿兵故稅以賦供甸稍縣都非宿兵之地故賦以稅供合稅賦而論之均什二也要之近地賦而不稅遠地稅而不賦今哀公國中之地既賦復稅郊野之地既稅復賦以田爲率不復計其遠近是賦什二稅亦什二也合而言之均十四也其斂之重無過於是故聖人書用以惡之用者不宜用者也三傳諸儒皆不考古而無其証妄以臆而度非通論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之夫人吳女也諱娶同姓謂之吳孟子

不書氏避同姓也不書葬避氏也

公會吳于橐臯

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爲惠焉故會吳于橐臯修鄆之好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在泰州吳地也公說睦于吳而吳將圖霸故爲之會衛宋于鄆合衛宋以從吳也齊固晉之讎而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爲黃池之會晉好于吳非爭霸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爲之也故四書公會吳而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則魯之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達然宋之害鄭爲多六年之間凡四疾於鄭而兵不戢抑亦甚矣屢勝則驕驕則不虞敗故明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崑宋不備也逞兵不戢亦可戒哉冬十有二月螽

春秋書螽者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固以爲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穀旣登場螽固不能爲害然其異亦甚矣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螽不藏孟冬行夏令則方冬

不寒蟄蟲復出此則常燠之証也燠而蟄振猶有然也燠而螽生是謂災異兩興也聖人可不志之哉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崑

取向巢之師也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不書鄭伐宋以宋譎取爲文重責宋而輕責鄭也故隱其伐焉今鄭取宋師首書宋伐鄭宋鄭之惡均故兼書伐焉若曰宋不伐鄭師不見取於鄭也然以小人而責宋則取鄭師首惡之罪不可逃以君子而責鄭彼以譎取我不宜以譎報之所貴乎君子者彼雖以不義加我我獨以義自安此君子小人之辯

也若宋以譎取而我亦以譎取之是亦均爲小人爾何以別哉鄭將報宋曷整兵于宋郊壓其境而問其取我師之罪宋何辭而不屈今宋取鄭師而鄭亦取宋師譎詐交與非聖人之所喜故一書伐一不書伐正其曲直而已不責以君子之道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中國之會吳者多矣會吳于鍾離會吳于戚會吳于向皆書會以會晉率諸侯而往會吳諸侯王于晉獨從晉會吳也今黃池之會獨書會以及公不主于晉主于吳也從吳而會晉侯矣然不書公及

吳子會晉侯而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存晉所以存中國焉此則變文以示義者也魯自鄆之會久睦於吳前年用吳兵以伐齊獲國書魯侯德之故會吳于橐臯又爲之會宋衛于鄆晉蓋忌吳之遂霸也不能無求於吳焉故黃池之會晉侯主之晉之不復霸幾三十年安能主吳乎將爲志乎會吳爾然吳之見於經惟柏舉之戰與此黃池之會書爵柏舉之戰以救中國爲有功黃池之會以和中國爲無惡聖人豈與吳之彊哉爵吳子所以媿伯主而傷中國也說者以爲會以及會二伯之辭且所謂霸主者以其宗諸侯也晉之霸業掃地

矣晉侯嬋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魯而已何以霸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為霸也忌吳之彊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霸也交中國也黃池之會固中國之辱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內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子一出為黃池之會而楚議其東越議其西三狄鼎立而吳為彊楚越忌之故乘其出則爭襲其後也吳嘗敗越入郢所以陵楚越者酷矣老子曰

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今夫差伐齊會晉將橫行於中夏而不知楚越含怒之久窺釁以雪恥於吳也彼將結晉魯以寧中夏併力以事楚越不知為楚越所先也嗚呼觀乎此可以為逞兵怙彊者之戒聖人書黃池之會而繼書楚伐陳越入吳之文因事屬辭垂戒遠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聵居戚於今十年以晉之力而定葦爾之衛奉父以伐子脅正以黜不正一舉手之間爾而晉伐衛者一侵衛者再而蒯聵卒栖栖於戚不能入衛

非晉之力不足以勝衛謀不暇及之也六卿方鯁鯁相虞自安不給何暇問衛哉始爲之侵衛順蒯聵之請而已將納君於其國纔侵其鄙果能納乎無其實者掠其名故春秋書侵而不書納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星必言所入之次而此不言其次見於旦也衆星皆沒而孛獨見故不言其次焉不言其次亦不可以言入故曰有星孛于東方而已何以書志天變也志天變以爲人君畏天之戒也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書盜者四殺君者一殺兄者一而殺大夫者二以盜之賤而及大夫之貴其國無政刑矣

十有二月螽

義同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趾闢雎之應也闢雎之化行則王道成春秋之教立則王道備化行於國而教立於書行於國者利一時立於書者利萬世則春秋之教蓋重於闢雎之化也吾夫子抱二帝三王之道志不獲伸私寓乎春秋春秋之教行是亦二帝三王之治也故

書成而麟應之麟爲聖人而出非爲魯而出也魯哀何德以將之聖人爲王道而作春秋所以正天下之大分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而春秋之世皆反之故經書天王下聘公如京師之類凡以正君臣也書申生蒯瞶之類凡以正父子也書鄭伯克段天王殺佞夫之類凡以正兄弟也書文姜孟子之事凡以正夫婦也書公子友葬原仲之事凡以正朋友也五者正則王道成此所以致麟之應也麟出於魯之囿固爲聖人而出矣然不幸見獲於狩而傷焉此或者所以疑其非應也麟固王者之嘉瑞不出於他而出於魯非

聖人之應而何凡狩書地志非其地今曰西狩狩於魯囿爾魯囿曰大野在魯之西舉西狩則知其在大野矣自得曰得以力曰獲惜乎聖人之瑞而人不之識乃加以力焉此聖人所以傷之而書獲聖人不幸而厄於世麟不幸而獲於狩聖人以麟自況此所以出涕沾襟歟聖人雖睹其獲不能無傷然亦足以彰吾作春秋之志非虛文也於是落筆

右哀公十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六 後學成德校訂

